



柯山红日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日 紅 山 柯

(六幕八場歌劇)

編劇：陳 其 通

作曲：庄 映 陸 明



解 放 軍 文 藝 社 出 版

1960.1.北 京

柯 山 紅 日

陈 其 通 著

*

解 放 軍 文 艺 社 出 版

北 京 旗 坛 寺 一 号

北 京 書 刊 出 版 營 業 許 可 証 出 字 第 104 号

解 放 軍 報 印 刷 厂 印 刷

北 京 阜 外 馬 尾 沟 九 号

新 華 書 店 北 京 發 行 所 發 行

各 地 新 華 書 店 經 售

*

开本850×1168 耗 墨 印 张 6 插 頁 4 字 136,000 字

1960年2月第一版

196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 1—9,000 定 价 (4) 0.65 元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在康藏交界地方的金沙江上游，有两座大山，一名柯山，一名元山。柯山有两个土司，一名柯陆亚德，一名洛卡。元山土司名叫阿侯登错。这三个土司以柯陆亚德最恶。

柯山是内地到西藏的古道，近百年来，因柯陆家据险称霸，无恶不作，此路早已不通了。据柯陆家自吹：自先祖创业柯山，管民万户，因地广林密，背靠雪山，三面峭壁，历称天险，数百年来无异军攻克柯山，每犯必败，败必披靡，昊天之日，柯山乃柯陆家之柯山也……正因为这样，柯山成为农奴制度的巢穴。奴隶主可以随便抓人、杀人，用百余种非刑残害人。柯山真是人间地狱呵！说来使人毛骨悚然。

历史的车轮是没有什么人能挡住它前进的。一九三四年的春天，革命的紅光照到了柯山——正在进行万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紅軍，路过柯山，有一个連在柯山驻了一晚上。从此紅軍的影响永远留给了柯山人民，人民盼紅軍回来，要求解放的心情有如大旱之望云霓。十六年过去了，一九五〇年的冬天，当年的紅軍果然回来了。党为了照顾藏族少数上层分子的觉悟，没有马上实行民主改革；个别的土司头人愿意工作的给予适当的工作，不愿工作的仍持旧风；对违法者予以谆谆善诱，劝其改悔。党的这种宽大为怀的政策收效颇大，如元山土司阿侯登错，主动要求改革；洛卡土司也基本上拥护改革；只有柯陆亚德家在西藏噶厦的一些反

动分子的支使下，最初暗地里杀人放火、私刑奴隶，终于公开叛乱。然而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叛乱分子公开猖獗了几个钟头之后就完蛋了，吃人的奴隶制度被彻底的消灭了，使得洒满了奴隶们血泪的柯山，提前变成了社会主义祖国大花园中的柯山了，柯山人民称呼共产党是柯山的红日，解放军是菩萨军！

剧中，柯山的地名和人名是艺术性的假设，但康藏边境有过少数藏族上层份子在噶厦的一部分反动分子和噶伦堡阴谋份子支使下搞叛乱却是真事，也就是一些对中国人民不怀好意的，或不明真相的外国人士所谓的“康巴人的起义”。

写这个戏的目的是想说明事情的真相，想劝告人们应该同情什么人，厌恶什么人。什么制度对人类有益，什么制度对人类有害。难道我们不应该把罪恶的奴隶制度摧毁吗？难道我们能反对正义去惩罚罪恶吗？难道我们能容忍少数人作恶多数人受苦吗？当然，想到的未必做到，何况还有错想和想不周到之处呢！我希望同志们不吝赐教。



《柯山紅日》第三幕剧照



《柯山紅日》第四幕剧照



《柯山紅日》第五幕第一場劇照



《柯山紅日》第六幕劇照

人 物

柯陆亞德——（简称亞德）五十余岁，表面凶恶，心中无术，靠天險和老婆，以及世襲的土司头衔統治柯山，自称为柯山之王。

柯陆庆清——（简称庆清）年过四十，亞德之弟，肥胖无知，實質上是亞德家的座家喇嘛。这也許是他哥哥想占他的财产才叫他当喇嘛的吧！难怪他总在叹气。

加洛呷——五十余岁，洛卡寨老土司的妹子，柯陆亞德之妻，为人奸詐，善識机变，加之有世襲女土司的头衔，實質上她已是柯山的大土司了，柯、洛两家的人誰敢不听她的呢，連有名的元山土司都斗不过她。

柯陆白桑——（称簡白桑）廿一岁，亞德之子，到成都讀过書，到西藏朝过聖，但無論是举止言談都不象个聰明人，几乎是白痴，可加洛呷还爱之如宝，寸步不离，因为他是独子，土司的繼承人。

洛卡——七十余岁，洛卡寨沒落的老土司，上无兄下无弟，膝下无子，因此就特別疼爱亲妹子加洛呷。正因为这样就常被加洛呷挟持。但洛卡对这些并不感到苦恼，似乎是看破紅塵之后反有逍遙自在之感，要不然他为什么經常摆出飄飄如仙的样子呢！

阿佛登諾——六十余岁，是元山最有威望的土司，为人忠厚，

講義氣，守信用，常以正直無私，行俠仗義而自鳴得意，不過他確實是藏族上層人物中的進步份子，對革命有一定的認識。

別他托爾——（簡稱別他）六十餘歲，祖宗三代都在亞德家當家奴，年青時當侍衛、武士，年老時做更夫、看牢門。當年看見過紅軍，對革命有些認識，但年老志衰，眼淚流在暗處，仇恨記在心里，不到時候不露頭，表面上對奴隸主是畢恭畢敬的。

卡瑪——廿餘歲，別他之女，加洛呷的丫頭，聰明而又漂亮，人稱柯山美女。他爸爸愛她，亞德也滿喜歡她。她自信心很強，雖然明知愛武士吉桑是成不了婚的，但她還是要愛。小時候她父親偷偷地告訴過她關於紅軍的事，她就相信紅軍一定會回柯山的。

吉桑——廿餘歲，亞德家的武士，漂亮聰明，是亞德家很多侍衛武士中的紅人。主人喜歡他，同伴親近他，卡瑪愛他，然而這一切並沒有使他忘記了他自己是個世代奴隸，相反他却成為亞德家奴隸中最革命的一個，因為他清楚地知道柯陸亞德是不准許一個奴隸自由戀愛的。

麥力生——七十多歲的白髮老人，是柯、元二境有名的說唱藝人，為人忠厚俠義，性情直爽。當年紅軍路過金沙江時，見過紅軍，從而對革命有了認識，在他表演的說唱里，有強烈的革命情緒。

甲松——三十餘歲，是柯陸亞德家管武士、侍衛的头人，个子高大，头脑簡單，相貌凶惡。主人信任他，他也自鳴得意。

卡巴——四十多歲，洛卡土司家管武士、侍衛的头人，忠厚老實。

羅家——四十餘歲，西藏噶廈五品官，是噶廈反動集團的

特务，他利用与白桑結交的关系到柯山亞德家来进行阴谋活动。此人懂权术，識机变，十分阴險，但外表却很文雅。

楊 帆——四十五六岁，藏族人，長征老干部，现在是軍分区司令員，机警、热情。多年艰苦经历中的战斗風霜使他头髮發白了，臉上皺紋多了。但，当他行动的时候，在那双炯炯發光的眼睛表示决心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多么有朝气。

黃 英——二十六七岁，是在部队里生長起来的女医生，在第一幕中出現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在第二幕中出現的时候，乍看起来还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其实他同楊帆結婚快四年了，小女兒已滿三岁。她忠实革命，热爱工作。有剛强的性格，善良的心；年輕妻子的溫柔她都具备了。更突出的是她还有詩人一样的情感。

孙 爭——五十多岁，長征老干部，軍分区的政委。

巴 桑——十七八岁，藏族人，楊帆的通信員，是个聪明活潑而又漂亮的青年团員。

李 坚——三十多岁的工程师。

周 营 長——二十多岁。

擇 登——十八九岁，偵察員。

連排干部四人。

战士十余人。

柯陆亞德家侍女四人。

侍衛二人。

武士八人。

洛卡家侍衛二人，武士八人。

藏民男女群众十余人。

披枷帶鎖的男女娃子（奴隶）十余人。

柯陆亞德家背槍娃子十余人。

內 容 提 要

歌剧《柯山红日》，是庆祝建国十周年献礼演出优秀节目之一。

柯山在康藏交界的地方，背靠雪山，三面峭壁，历称入險。柯山土司——奴隶主柯陆亚德，据险称霸，私設非刑百余种，无恶不作，残害百姓。在他的统治下，美丽的柯山变成了人間地獄。

柯山人民日夜渴望着，长征时曾路过打山的工农紅軍回来解放他们。一九五〇年冬，当年的紅軍回来了，克为了照顧等待上層分子的觉悟，暫不进行民主改革，作到仁至义尽。八年过去了，党的寬大为怀的政策收效很大，元山土司、洛卡土司都要求并拥护改革，只有柯山土司明从暗斗，在特务罗家之使下，抓走我医生黄英与工程师李坚，阴谋策划叛变。我楊司令員聞訊上山，再三劝其悔改，而怙恶不悛的亞德土司，仍坚持反动立场，卡民为敌，終于中斷隐蔽的活动，走上公开的叛乱。

叛乱分子公开猖獗了几个鐘头就完蛋了。奴隶的枷鎖被徹底粉碎，吃人的制度一去不复返；紅日照亮了早暗的柯山，阳光温暖了藏族人民的心！洒滿奴隶血泪的柯山，从此变成社会主义大花园的柯山！

封面設計：孙翰春

統一書号 10137·39
定 价(4)0.65元

序 幕

时 間 一九五〇年的冬末。

地 点 康藏交界处大山里的柯陆寨。

柯陆寨是柯山土司的衙門，它修建在两山之間的隘口上，背靠大雪山，前面是險道，加之几座石砌的民房象碉堡似的聳立在四周，柯陆寨显得更加严紧了。

柯陆家的側庭形如旧式牢房的守衛室，牆上挂有打、杀奴隶的各种刑具。

这间房子的左侧有走廊通內室，右侧是关押奴隶們的牢房。

天快亮了，佛灯半明半暗地燃着，值夜女——卡瑪，赤着脚，盘膝坐在火爐旁边打瞌睡。从雪山頂上吹来的寒風撞开了右侧窗門，送来了牢房里和庄外奴隶們的呻吟声，和牢房里的铁鏈声：

（唱） 寒風吹呵，夜正黑，奴隶无衣睡不得。

卡 瑪 （被寒風吹醒。唱）

窗前冰凌响，

爐中火已灭。

頂上铁鏈帶血肉，

眼中紅泪成冰結。

腰疼腿酥骨已折，

老天何故降風雪！

奴隶无衣命將絕，

怎能熬到天發白。

(两个武士押着被枷带锁的奴隶进牢房，牢房里的奴隶伸头向窗外看了一眼，被武士一阵鞭打)

卡 瑪 多冷啊！(缩成一团) 哟！冷哟！

別 他 (提着鎗拿簪，在廊外打了五鼓三点。走到右側門，伸进头来向他的女兒卡瑪望了一眼，輕輕地走进，脱下外衣披在卡瑪的身上)

卡 瑪 (醒來) 爸爸，天快亮了？

別 他 还得一会儿。火都快熄了！(吹火)

卡 瑪 剛才听到牢房里的娃子們在哭！

別 他 唉！風雪天，身上无衣，項带鉄鏈，受刑的人，血肉結冰，怎么不哭呢！

卡 瑪 他們都犯了什么罪呢？

別 他 都是些穷百姓，欠了他家的債，或是不願意到他家来当娃子，就抓来坐牢！

卡 瑪 小声些爸爸，当心她听见了！(警惕地看看內室，輕輕地走向另一边)

別 他 嗯！卡瑪，听说紅軍快来了！

卡 瑪 (兴奋地) 紅軍！

加 洛 呬 (在左側門內厉声叫) 卡瑪！

卡 瑪 哎！

加 洛 呬 夜半更深的还在談私房話呀！把鞭子拿来！

卡 瑪 (吓得渾身發抖) 是！(从牆上取下鞭子，恐惧地走进)

加洛呬声 把衣服脱了！(一陣鞭子声，卡瑪惨叫，別他痛苦得暈倒)

吉 桑 (挂着腰刀背簪槍，高兴地跑来) 卡瑪！卡瑪！

別 他 小声，她在……(指內室)

吉 桑 (見別他狀，惊問) 大伯你是怎么了？(別他搖了搖頭) 大伯，我告訴你一个好消息！

別 他 什么好消息？(沒心听)

(吉桑对准别他的耳朵說了一些什么，别他高兴如狂)

卡 瑪 (滿臉伤痕出) 吉桑哥! 你回来了!

吉 桑 回来了! 你又挨打了。

卡 瑪 (默默点头) 你听说紅軍来了嗎? (挂好鞭子)

吉 桑 来了, 他們現在不叫紅軍, 叫解放軍。

卡 瑪 解放軍! 爸爸! (这时才哭出来) 到哪里了? 你快說呀!

吉 桑 你听呀!

(唱) 昨天下午我快馬加鞭,
疾馳如流电,
在那滔滔的金沙江边,
我会見了紅軍的指战員。

他們头戴紅星帽,

身穿黃衣衫,

胸前勋章金光閃,

圓盤短槍挂腰間。

見我亲热又和善,

先端茶来后装烟,

未曾說話先帶笑臉,

亲如手足兄弟一般;

我問他們何时来咱柯山扎?

他們說就在明天。

卡 瑪 明天! 他們里边有我們藏族人嗎?
別 桑 怎說沒有呢!

(唱) 我見着一位司令官,
他的名字叫楊帆,
与我們同乡又同县,
参加革命十八年。